“安康小场子”闹红乡村大舞台

刘明

每逢年关、插秧节和7月乡村汇演，至今依然活跃在安康恒口月河川道一带的“小场子”，是秦巴文化与荆楚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群众文化典范，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

在陕西省东南部，居川、陕、鄂交接部，有一座美丽的小城，它就是安康。安康：古代号称“群夷之国”，商周时属庸国。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在金州设西城县，首置汉中郡，设在西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安阳县为安康县，取“万年丰乐，安宁康泰”之意，“安康”之称始于此。文化从来都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繁荣的最好见证，恒口素有“安康白菜心”之称，北宋《九域志》载“西城县有衡口镇”，兴于明、清，自古以来就是陕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之重镇。

特色与渊源

曾经，安康小场子是乡村夜晚最热闹的存在。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沉浸在表演带来的欢乐之中。那时候，小场子是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人们情感交流的纽带。演员们走村串户，每到一处都能引起轰动。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嬉戏，老人们则坐在一旁，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那是一种纯粹的快乐，一种来自民间、扎根于土地的文化狂欢。

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不仅具有社会效益，也具有经济效益。小满刚过，恒口示范区百花艺术团团长陈文诚，已经忙碌开来。

恒口是安康小场子的发源地，他是已故老艺人李志莲的嫡传弟子。如今，这个草根艺术团深受群众喜爱，起初由几个人，发展到今天已有69名演职人员，他说今年已经演出30多场了，今年的任务是把恒口境内96个村（社区)都要全覆盖。

说到“小场子”，他的眼里就闪光。小场子的传承演绎，离不开八岔戏。八岔戏已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八岔戏是流传于安康恒口一带的一个地方剧种，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郧阳调”自鄂西传入，几经传唱嬗变，演绎成了具有板腔体雏形的“阳八岔”(亦称大八岔)。自此，八岔戏唱腔形成了阳八岔(大八岔，板式衍生体)和阴八岔(七岔或小调带有原始风貌的民歌体)两类。

小场子是当地民间文化的瑰宝，形成于清乾隆中期，清嘉庆年间(1772-1810)已日趋成熟，道光年间达到鼎盛。主要分布在安康恒口及周边乡镇、川道河谷地区，遍布毗邻的旬阳、汉阴、石泉、紫阳、白河、宁陕6县，是一种最具陕南地域特色的民间歌舞。

小场子与其他民间歌舞最大的差异是：“方寸之地”的演出，老式方桌边长不过二尺八寸，小者只有二尺四寸，双人“说、唱、蹦、跺、颤、扭”堪称一绝！最大的亮点在于：经典动作“三缠腰”“三见面”“三碰头”等，立体化展示，堪称经典；方寸小舞台，勤劳故事融入、工具融入歌舞，一顶破帽圈30多种帽花转身即变独此一家。

2007年5月安康小场子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以文化繁荣赋能乡村振兴，人是关键因素。安康小场子能在恒口百年流传、生生不息，自然有着独特的地理和人文因素。据《水经注》记载：越河川道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士人亦好礼敦诗书，故世家旧族麇集鳞次，县学生员约得十八盖，彬彬然有诗礼风……恒口建镇于北宋以前，兴盛于清乾嘉时期。古镇四面通衢，古时越河通航，人口密集、商贸繁华。清乾隆中期，两湖移民大量涌入，带来了南方的优秀民间文化，促进了恒口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也是安康小场子最兴盛的时期。相对繁荣的经济和旺盛的文化需求及南北文化的交融，为安康小场子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良好的条件。

小场子轻装简从，方便易行，这也是它在陕南流传数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因素之一。

名家演绎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一些地方传统非遗文化失去了生存的活力，曾经万人空巷最具有陕南地域特色的民间小歌舞“小场子”也不例外。

“皮影戏、小场子、安康道情，这些地方非遗文化，发源地都在我们恒口。可惜的是，现在演绎只剩下我们老同志了……”当说起这些地方剧种的时候，陈文诚团长骄傲而又略显担忧。

安康小场子在历史的发展传承中，涌现出了许多知名班社和艺人，如杨承福“二棚子”班社，曾长期活跃在汉滨、汉阴一带，其弟杨承勇授徒李志莲、张广明。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技艺，将安康小场子的表演技巧和艺术风格传承下来，并不断创新和发展。

安康小场子的诸多名家演绎，永远是安康人民值得骄傲的名片。道具独特、影响较大的是恒口镇以李志莲、张广明为代表的丑角艺人。

1954年，安康小场子艺人李志莲、张广明搭档参加了安康地区民间艺术汇演，获得了二等奖，同年，张、李二人代表陕西省赴北京参加全国民间文艺汇演荣获一等奖，并被授予奖章。同年底，中央民族学院特邀李志莲进京讲学半年。

小场子已故传承人李志莲(1904-1987)，恒口人，农民。自幼学艺“小场子”丑角(又称“阳坡”)，13岁师承恒口杨家营著名艺人杨承福、杨承勇，后又学艺人陈国登的演出，20岁唱红恒口，30岁时与墨角演员张广明相识，此后二人舞台生涯如影随行，共谱了一段曲艺佳话。

李志莲的表演诙谐风趣，说、唱、逗、捧，富于喜剧人物风格；舞蹈动作浑实洒脱，表演憨厚淳朴，耍草帽圈技艺自成一派，变换花样34种，宛若川剧变脸，被人们誉为“耍草帽圈的魔术大师”，拿手节目有《下麻城》《卖扁食》《西楼会》《上竺山》《卖翠花》。

张广明，是小场子八岔戏的“虞姬”，小桌子大舞台、载歌载舞一丑一旦的“阴坡”(旦角)，也是地方戏地蹦子、扫围场民间艺术的“活化石”。古今承传，兴衰更迭，1993年在恒口镇越南村大皂角树下，他永远地谢幕了，享年83岁。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安康的群众喜欢小场子是源于骨子里的深情，诙谐幽默滑稽逗笑风格就是陕南人的热情个性，随处可见的八仙桌，道具扇子、手帕、草帽都是农民随身携带，农事劳动歇息空闲、红白喜事、风俗庆典、传统节日，随时随地随处即可表演，小场子已经融入安康百姓的生活。“南腔北调、热闹喜庆”，不仅陕南人听得懂，外地人也听得懂。

安康龙舟划起来，小场子演起来，花鼓戏唱起来，采莲船摇起来，农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乡亲们精气神持续提升，不断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远处的锣鼓声响起来了，陈文诚团长知道，他的弟子们已经早早地去两河口做准备工作了，群众早都去抢占位置，拿着蒲扇带着凳子等着看他们的小场子表演。

未来可期

近年来，恒口示范区每年开展大型文化惠民活动10余场，政府购买演出累计91场次，组织公益性演出17场次，社团商业演出进基层53场次，其中小场子演出累计300余场次。社火、传统节庆等群众自发性文化活动步入常态，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充实。

“我们这排练场地、训练鼓乐器材，都是政府免费提供的。我们团队演员都是各村群众，这个月我们文化下乡演出就有3场，平时产生的费用，一部分是政府购买服务，一部分是大家热爱奉献。”

“艺术团成立22年来，我们先后创编了汉调二黄折子戏、安康小场子、安康八岔戏、安康道情剧、民间社火舞彩狮、板凳龙、采莲船、跑竹马、赶毛驴、抬花轿等节目138个，赴省市区演出达2000余场次，帮助周边村、社区培养文化人才、小场子传承人达80余人。”

说到这些的时候，年逾七旬的陈文诚团长激情慷慨，显得年轻了许多。村民热爱这些传统地方剧，大家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既活跃了乡村文化，又能承接商业演出赚钱。出彩的文化文艺活动，让村民的生活更加充实起来。忙的时候，大家收割庄稼、种菜不误农时，闲的时候大家演出、唱戏。夏日傍晚纳凉时，在两河口排练，既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又锻炼了演员们胆量。如今的百花艺术团小场子演出，已经远近闻名。

“最厉害的是，我们还有一块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第六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的奖牌。”陈文诚骄傲地说。

文化源于生活，兴于基层，接地气。以农事为主体的文艺活动，从来都没有走下历史的舞台。

“小场子”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群众，离不开农村广阔天地和剧种泥土气。时至今日，小场子在恒口发源地上依然是乡村艺术的主角，每逢恒口“七月会”“插秧节”“春节文艺汇演”等重要文旅活动，小场子都是压轴戏。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当下的时代，我们并不缺几处美景、几道美食，而是需要实质性的文化内涵和情绪价值。

如今，让陈文诚团长觉得担忧的是：年轻一代对小场子的了解和兴趣逐渐减少，传承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危险。

近些年，随着电视、手机等媒体普及，人们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小场子这种传统艺术形式受到了冷落。从挑战方面来看，现代文化的冲击是小场子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网红打卡是当下流行时尚元素，重塑品牌，发挥传统文化活动优势，是打造秦巴文旅融合的一大关键。对现代人来说，钟爱一个节日，大抵是因为它代表着某种久违的“老情怀”的味道，呼唤着浓浓乡愁。特别是在新时代，各地的文旅融合大爆发，各个领域的专业、专注，也将传统文化越做越走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交相辉映。

当下安康文旅发展异军突起、各具特色。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节日，小场子生命力才能被唤醒。

“我们现在剧团也在改进，剧本内容上也在创新，前段时间《歌唱新农村》小场子演出，就受到了好评。如今有政府的支持，老百姓都喜欢，我们演出更有劲儿。”

离开的时候，陈文诚团长邀请我们：“走，到两河口看小场子去！给我们好好宣传，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远处，一张饭桌“方寸之地”演绎传承着乡村文明的新气象，桌边围着一群小孩开心地笑着。

恒口示范区两河口小广场群众纳凉晚会演出『安康小场子』。 刘明 摄

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康小场子』已故传承人李志莲、张广明演出现场，图片拍摄于1979年。 李道平 摄

文化新知

汉调铿锵扬正气

刘汉滨

在这个火热的7月，作为2025年全省“廉洁文化三秦行”巡演活动的重点剧目，继在西安音乐学院、西安邮电大学成功演出之后，汉调二黄现代戏《一位母亲的遗言》走进了山城安康。这部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由旬阳市太极城民间艺术有限公司精心创作排演，以革命先烈李兆众光辉事迹为蓝本的汉调二黄大戏，不仅是一场精彩纷呈的非遗艺术展示，更是一次荡涤心灵的廉洁文化洗礼。

红色基因，为廉洁文化注入恒久生命。红色革命历史，本身就是一座廉洁文化建设的天然富矿。而旬阳作为革命老区，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一位母亲的遗言》就是成长于旬阳的青年编剧杨军以革命历史事件“旬阳惨案”为背景，以年仅24岁就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李兆众投身革命、宣教民众、抗捐暴动、宁死不屈的英勇一生为线索而精心编织的一出大戏。

李兆众舞台形象的塑造，从两条情节线索展开。第一条线索是李兆众与反动县长施德广的斗争，通过“讨薪”“抗捐”“刑场”几场重场对手戏的渲染刻画，渐次深入，我们看到，在旧时代的白色恐怖与血雨腥风中，一个关心群众疾苦，启迪人民心智，一生清廉、无私无畏、英勇忠诚的共产党人形象傲然挺立于天地之间。第二条线索是李兆众与身边亲人的相守相帮，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对幼子的殷殷期盼，对贫困群众的鼓动与宣传，对革命青年巧凤的引导与扶持，对孤儿树根的关怀与照顾，这一系列戏剧场面的相互映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一个忠贞的爱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侠肝义胆、满腔柔情的热血男儿。

在戏剧结构中塑造英雄人物，在人物性格中彰显红色精神，《一位母亲的遗言》的戏剧构思让舞台不死板，让宣教不生硬。它通过人物命运的波折、人物情感的张力，让崇高、廉洁的价值理念变得可感可触，如春风化雨，在潜移默化中构建起了共产党人纯洁高尚的精神堤坝，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为我们当下的廉洁文化建设注入源自初心的永恒生命力。

非遗剧种，为廉洁教育赋予独特魅力。汉调二黄属皮黄腔系剧种，以二黄、西皮为主要声腔，在安康已有近300年文化传承。这一根植于秦巴汉水沃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深沉厚重的艺术特质与廉洁文化的精神内核天然契合。

在《一位母亲的遗言》中，汉调二黄的唱腔设计，照应着不同戏剧人物、不同角色行当、不同人物情绪。李兆众与妻子惜别一段“你腹中尚怀着我俩儿女”唱得人肝肠寸断，而“刑场”一场则唱出了荡气回肠的慷慨激昂。闹花灯一场中旬阳民歌《姐儿门前一树槐》与花鼓词，既贴合剧情与人物，又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旬阳民歌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康花鼓子的艺术魅力。马刀舞、撒传单、淘金、耕田等一系列舞蹈，以及正月十五闹花灯的社火，既是对舞台色彩的丰富，也是对现代戏戏曲程式化不足的一种弥补。

在剧中，英雄的慷慨悲歌，酣畅淋漓地抒发了革命者“铁肩担道义”的浩然正气与无私无畏的坦荡胸襟。而巧妙运用的传统板式，则沉稳苍劲地刻画出了革命者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以及对敌斗争的大义凛然。

非遗剧种与廉洁文化建设的结合，是传统智慧与现代价值的双向奔赴。一方面，汉调二黄作为地方文化瑰宝，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廉洁文化教育开辟了群众喜闻乐见、易于传播的新路径，让严肃主题“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廉洁主题的注入，赋予了汉调二黄这一古老剧种崭新的时代内涵与蓬勃生机，达成了非遗文化在当代“活起来、传下去”的生动实践，实现了“古韵”与“清风”的优势互补与相得益彰。

时代演绎，让清风正气滋润三秦大地。非遗艺术的程式之美与感染力，让廉洁故事拥有了直抵人心的艺术魂魄。

在全省“廉洁文化三秦行”西安音乐学院、西安邮电大学的巡演中，《一位母亲的遗言》得到了当代大学生群体的肯定和好评，作为一部传统剧种现代戏，这一点殊为不易。

我想，这应该得益于两点。一是这部戏立足于时代语境的创新表达。它并未停留于对革命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而是深入开掘其中蕴含的、对当下具有强烈镜鉴意义的革命精神与红色传承。在精心设计的戏剧冲突中，我们看到剧中主人公在极端困境之中面对亲情羁绊与革命原则的艰难而崇高的抉择，看到革命者在巨大诱惑面前对功名利禄的清醒定力与高洁品格。而这种以廉洁为立身之本、成事之基的精神追求，正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落伍的永恒价值。因此，在观剧过程中，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艺术的震撼，更是对清廉、无私、献身精神的深切认同与价值肯定。

《一位母亲的遗言》的演员队伍，是一支非常年轻的演员团队，他们从人物出发的真诚贴切的舞台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戏曲创新发展新的力量与新的希望。从曾在多地多场次巡演、广受观众好评的大型普法民歌剧《“村官”巧断家务事》，到2023年出品的陕南民歌剧《红军老祖的故事》，再到今日参加2025年全省“廉洁文化三秦行”巡演的汉调二黄现代戏《一位母亲的遗言》，旬阳市太极城民间艺术有限公司的这一批年轻人，多年来扎根于地方、为舞台艺术事业传承发展的不懈努力，似乎成为大学生们共情与肯定的又一个原因。

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精品传递清廉、洗心养正、培根铸魂的良好作用，着力打造更具影响力、传播力的“廉动三秦”廉洁文化建设品牌，是2025年全省“廉洁文化三秦行”巡演活动的主旨与期待。

汉调二黄现代戏《一位母亲的遗言》的巡演正在进行中，我们相信，这部深入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生动教材与舞台范例，这部承载着革命精神与廉洁风骨的诚意之作，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告慰，更是我们面向未来、砥砺前行的精神号角。让我们共同期待，那穿越历史烟云的浩然正气，化为滋养当下、引领风尚的源头活水，汇聚成建设清正廉洁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安澜楼夜话

最是珍惜遇见

夏崇庆

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诗：“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年轻，就已老去。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握不住黄昏。”庄子的《知北游》中，“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所以就有古人，加倍珍惜人间繁华而“秉烛夜游”。人生不过百年，都应该珍惜这在世仅有的3万多天里所有的发生和经过。

我们是父母身上掉下的肉，母腹中调皮的一伸懒腰，便是母亲滚着汗珠揪心的痛。兄弟姊妹身上淌着共同的血液。这人间的至亲，最是珍惜。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还记得父亲捻着手指，为孙子们装着红包的幸福。母亲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满足。一件衣服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的纽带亲情。父母去，那最后落脚的吉祥处，就是我们心中的圣地。春节送亮，清明祭扫，在纸钱熊熊燃烧的火红中，我们双腿跪地，回忆那一幕幕永不再来的记忆。我们在同一棵大树的枝条上，筑巢垒窝，各自呢喃，珍惜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亲人的福分。

职场是我们绽放绚丽的舞台，更是我们谋取衣食的作坊。共处的同事，是伙伴，是合作者，也是朋友，共同的目标和志向，激励我们同舟共济。在利益面前，竞争难免，“在公平竞技的基础上，我期望对手能赢”，是一种境界。若有冤隙，也是人间世故。那么，有人向我扔泥巴，我用泥巴种莲花，赏了莲花得了藕，转手赠与那人家，更是一种格局。长者慈祥若父母，对年轻人当晚辈厚之，原谅他们的年少轻狂，鞭策他们行稳致远，用我们脚步量过的桥教他们走长长的路。

来日不见得方长，后会或许无期。此生此世，有些人，一甩长发，回眸含泪，凄然一笑，就成了一生的遗憾。有些人，匆匆一面，便天上人间，永不再见。所以，我们当珍惜生命中所有的遇见，包括路旁对您摇曳的草，挤进您眼里的花，在您身边鸣叫的小鸟。像海子一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暖的名字”，并给那些陌生人以祝福。爱我所爱吧，对想见的人，就别打电话或发微信了，不如见一面吧，这人生的面啊，是见一面少一面。

父母终将蹒跚隐去，亲人们挑着生活重担匆匆奔赴，而朋友，江湖夜雨，海阔鱼沉。最珍惜的是与你一地鸡毛的枕边人，为你俯身系鞋带，抚平衣服上那道皱。问你粥可温？携素餐布衣，互相搀扶，走进岁月深处乃至尽头。不论金婚银婚铜婚锑婚，一纸婚书，相守一生，那人是你前世的善缘和喜劫，终生唯一，能不珍惜？

旅居一座遥远的城市，而友人的牵挂近在咫尺。问我何时回来，要请我吃饭。我说好，还是那家烧烤店，孜然味儿要重些。还有兄弟说要给我邮寄酸菜浆水。我谢呈着说，再好的这方水，也酿不出我们老家那股味儿。我感谢友人们对我们友谊的珍惜。不日归来，我要到祝尔慷广场转一圈，错过了屠洪刚演唱时的万人空巷的热闹。几场饱雨，汉江旬河水又满了，真好。几家装修豪奢的酒店，开始在门外卖凉粉、浆巴馍了。

好久没听到“额(我)是——”“你咋呢？”“包(没)有了”那些旬阳家乡方言了，听说小区一楼有个陕西老乡，兴冲冲地跑去攀谈，却是江西老表。又打听到有位平利乡党距此不远，期望能聊起安康东关羊肉泡、平利女娲山、旬阳太极城等话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着一杯紫阳清茶，慢慢品味，那些曾经的细小日常，竟然如此值得仔细珍惜。